

满眼诗意 一镜灵光

——读张广闻《抚光》(诗影集)有感

□林一青

他曾行走军旅多年,有着军人刻在骨子里刚毅、果敢的品质。他是诗人,用饱含真情的笔触于平凡平淡的生活中提炼诗意。他是摄影人,用敏锐的“第三只眼”,在瞬息万变的事物中捕捉精彩的瞬间。

这个人,叫张广闻。一个“公事了时轻步月,此心安处漫吟香,新书旧画邀中酒,城郭山林好抚光”,满眼诗意、一镜灵光的人。

诗行:

从凝练厚重到余韵悠长

初读他的诗,便喜欢上了。

你看《光环》:“接住太阳/抛来的光环/让这转瞬即逝的美/一轮一轮/把火红的人间/镀得更亮。”它不仅是对自然光影的描摹,更是对生活的态度:不叹时光易逝,不怨美好短暂,以赤诚之心拥抱点滴温暖,以坚韧之力传递人间光亮。这份豁达与担当,藏在诗句的字缝里,让短小的诗篇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张广闻的诗,大多短小精悍、凝练厚重。他从不铺陈辞藻,不堆砌意象,能用寥寥数语勾勒出天地万象,道尽人间情致。悍,是其诗歌最动人的风骨,不是锋芒毕露的凌厉,而是扎根生活的韧性,是直面美好的赤诚,是于细微处迸发的精神力量。读他的诗,如沐晨光、如遇清风,于极简的文字里,窥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

这种模样,在他的另一首诗《温暖,触摸不到》中,则化为一种沉静的哲思:“光芒反射进来/这触摸不到的空间/有了好看的线条/有了触摸不到的温暖。”他以敏锐的感知,捕捉到光影流转间的温柔,让无形的美好化作可见的诗意。这份内敛,是不张扬的深情;这份深沉,是余韵悠长的意境。他将捕捉到的这些微妙的感官体验升华为对生命存在的思考。他所描绘的温暖,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、无处不在的氛围。这种“触摸不到”的温暖,恰恰是生活中最真实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慰

藉。它存于一个善意的眼神里,一句不经意的问候中。

如果说前两首诗展现了张广闻思想的力量,那么《一枝花,恰到好处地开着》则体现了他审美上的极致追求。“恰巧路过那里/恰巧从石孔看过去……看到一枝花/仰着鲜艳的脸/恰到好处地开着。”“恰巧”的两次重复,强调了这次相遇的珍贵与不可复制。而“恰到好处”则形成了全诗的诗眼,注视着花开的姿态,道出了他心中理想的生存状态——不张扬、不落寞,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展现出生命最本真的美。而后的凝望与担忧,“担心阳光抽身离开/带走可爱的花儿/掏空失魂落魄的眼睛/找不到回家的路”,将对美好的珍视、对时光的眷恋写得淋漓尽致。他以最自然的笔触,写最纯粹的心动,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细微之美的极致感知,也深埋着他柔软而丰盈的内心世界。

光影:

从减法艺术到发现之美

如果说诗歌是张广闻内心的独白,那么摄影便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

他常说,摄影是一门纯自我的艺术,是一个人的修行。想要捕捉到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精品,必须心无旁骛、从容安然。只有慢慢地走、静静地看,不慌不忙,才能在时光的缝隙里发现细微处的美景。在他的眼中,镜头下的拍摄对象就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,吸引着他的目光,心生欢喜。

他说,摄影是转瞬即逝的艺术,正因如此,才需要敏锐的眼光与细腻的心思。他深谙“摄影是减法”的道理,画面越简单便越高级,因为剔除了分散注意力的杂质,目光才能直抵核心。对他而言,摄影的本质就是一场关于发现的艺术。

于是,他处处留心、时时观察,古朴的瓦当、厚重的门墩、斑驳的门框、微距下的露珠与花蕊,都在他的镜头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。有一次正在与他通话,只听他忽然轻声说道:“等等。”片刻后,微信提示音响起,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夜幕下的路灯照:长方形的柱灯散发着暖黄的柔光,伫立在花池畔,地上的雨水倒映出

灯柱的影子,虚实相生,线条优美。在那一刻,远处的楼房与近处的路灯共同构筑了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安然。

这种对光影的敏锐捕捉,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

他以镜头为笔,以光影为墨,定格世间万物的动人瞬间。在他的聚焦里,没有刻意的摆拍,没有繁复的修饰,唯有自然本真的模样,展现着与诗歌一脉相承的细腻与深情。

他为《一枝花,恰到好处地开着》所配的那张照片:画面主体是一方古朴的石墙,墙体斑驳,布满岁月的沧桑,一束阳光温柔地打在石孔下方一株野花上。那花儿仰着鲜艳的橘黄色脸庞,花瓣边缘被逆光照得通透,仿佛自身就在发光。整个画面静谧、温暖,充满了禅意。这正是他摄影风格的缩影——于细微处见宏大,于平凡中觅惊奇。

他擅长运用自然光,无论是清晨穿透薄雾的柔光,还是黄昏时分温暖的侧逆光,在他镜头下都能被赋予情感和生命。斜射的阳光、檐角的光影,在他镜头下皆有温度、有气韵,如无声的诗行,抒发着未尽的意绪。

他的镜头语言是克制的,没有过度的后期修饰,追求的是一种“所见即所得”的真实美感。无论是拍摄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郊区的“把日子过好追成流年”,还是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景尚乡张韩河村的“铁树开花,铁流也开花”;无论是拍摄山西省左权县文峰塔的“谢幕”,还是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师家沟村的“空房子”,他总能找到那个最能触动心弦的角度,将眼前的风景凝固成永恒的诗篇。他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视觉化的诗歌,静默,却有千言万语。

交融:

从诗影融合到生命抚光

张广闻的创作从不是诗歌与摄影的简单拼接,而是心与物游、情与景汇的双向奔赴。镜头捕捉的是人间光影,诗句流淌的是内心波澜,一静一动,一形一意,彼此成全,相互生发,构筑出独属于他的“有境界”的美学世界。

他以诗歌为“魂”,为影像注脚,诗因画而具象,不再凌空蹈虚;画因诗而灵动,不再止于表象。光影是无声的韵律,文字是有形的意境,真正实现了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的古典美学理想。

因着对诗意的共鸣,我在担任报纸副刊编辑时,因编一期春节的版面,需要一张古村落老房子大门贴新对联的照片。向张广闻约稿后,他火速将照片上传。我提议他给这张照片写几句话,他及时将一首意境浓郁的诗歌发了过来。这期版面被评为当月的优质版面。这激发了我的灵感,于是推出诗配画的“行行摄影”“行摄之间”栏目,在报纸副刊文苑版上定期刊发。这时,文字与影像便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,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艺术世界。诗画同窗的表现形式也使报纸版面增添无限色彩。

从偶然刊发到常态化约稿,在文字与影像的交融中,愈发读懂了他的诗心与初心。尽管身处繁杂的行政事务中,他却拥有一颗超脱的“诗心”。他善于在庸常的日子里提炼诗意,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寻找山川河海的灵性。

他为自己的每一幅摄影作品配以诗歌,图文并茂,诗画交融,正应了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言:“境非独谓景物也。喜怒哀乐,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,谓之有境界。”

我们不必细究他是诗情澎湃中寄情于镜头,还是聚焦万物时萌生了诗意。我们看到的是诗歌与摄影的水乳交融、浑然一体,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审美、哲思律动。

如今,捧读他的《抚光》(诗影集),这部他历经十几年厚积薄发的心血之作,胸中涌起无限的亲切与感动。“抚光”,这是一个多么温柔而又充满力量的名字。它不像“追光”那般急切,也不似“逐日”那般悲壮。“抚光”是一种姿态,是从容,是笃定,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:不必先入为主,强行占有,只需静下心来,悉心感受;不必高声呐喊,只需用心倾听、静心品味。

在快节奏的当下,我们总是行色匆匆,忽略了身边的光影流转,遗忘了心底的诗意温柔。张广闻是一位“抚光者”。他的《抚光》,如一缕阳光,如一阵清风,让我们在文字里放缓脚步,重拾对生活的感知,遇见隐在烟火里的诗意,看见浸在平凡里的美好。他用短小的诗篇、温暖的影像告诉我们:生活从不缺少美好,只要心怀诗意、眼有光亮,寻常岁月亦能诗香满径,烟火人间亦可光芒万丈。

读后
感

DU HOU GAN

